

西

川

省

人

民

政

府

文

史

研

究

館

學

蜀

學

研

究

中

心

主

辦

蜀學

第十二輯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
華大學

蜀學研究中心 主辦

蜀學

第十二輯

常州大學圖書館
藏書章

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
· 成都 ·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蜀學. 第十二輯 / 西華大學, 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 蜀學研究中心主辦. —成都：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643-5363-6

I. ①蜀… II. ①西… ②四… ③蜀… III. ①文化史—四川—文集②巴蜀文化—文集 IV. ①K297.1-53
②K872.71-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7) 第 064220 號

SHU XUE

蜀 學 (第十二輯)

西 華 大 學 蜀學研究中心 主辦
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

責任編輯 / 吳 迪

助理編輯 / 鄭麗娟

封面設計 / 何東琳設計工作室

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成都市金牛區二環路北一段 111 號創新大廈 21 樓 610031)

發行部電話：028-87600564

網址：<http://www.xnjdcbs.com>

印刷：成都蜀通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開本 185 mm × 260 mm

印張 18.875 字數 450 千

版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

書號 ISBN 978-7-5643-5363-6

定價 45.00 圓

圖書如有印裝品質問題 本社負責退換

版權所有 盜版必究 舉報電話：028-87600562

《蜀學》編輯委員會

顧問 邊慧敏 劉清友 蔡競 王政書
吳顯奎 何天谷

編委（按姓氏筆畫爲序）

王川 王方 王燕飛 王學東
江玉祥 李誠 李大明 金生楊
屈小強 祝尚書 胡昭曦 紀國泰
徐志福 張帆 張邦煒 張志烈
黃開國 曾加榮 曾紹敏 曾棗莊
粟品孝 舒大剛 萬光治 鄒禮洪
馮廣宏 廖久明 蔡方鹿 蔡東洲
劉復生 潘殊閑 謝桃坊 謝應光
譚繼和

主編 潘殊閑

副主編 謝應光 王學東

執行編審 謝桃坊

《蜀學》第十二輯發刊祝辭

建立起強大的文化自信，
为优秀传统文化真正实现活起来
传下去而努力奋斗。

吳显奎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目 錄

司馬相如通西夷及其貢獻	楊偉立	001
諸葛亮史事考辨		
——以《三國志》和《魏略》為中心	王懷成	009
詩僧可朋：其人及其詩	彭 華	019
三蘇《南行集》同題作品研究	楊勝寬	024
論三蘇赴汴應試之緣由及薦舉者張方平之推薦	江澄格	038
蘇軾《廣成子解》發微	謝桃坊	044
試析宋人心目中大禹的崇高智慧	官性根	054
元代文學家謝端考述	胡傳淮 陳名揚	064
論《讀杜詩愚得》的注杜特色及其得失	王永波	074
清代蜀中詩人許儒龍初考	趙仁春	085
李調元的學術與文藝思想淵源考論	鄭家治	092
南羲采《龜磽詩話》對李白詩歌的評價	冉 駐	104
家族文化對劉咸炘的影響	馬 旭	112
成都市首任市長		
——黃隱將軍	曾明偉 王遠兵	120
漫談蜀中名士林思進的另類文學成就：聯語	景常春	125
淺草社中的川籍作家們		
——文學地理學個案分析	趙海海	137
論歌德《浮士德》第二部及郭沫若的翻譯	彭建華	153
教育社會學者黃大洲及其學術貢獻簡論	王 睿	171
翰笙抗戰時期活動紀實（年表）	徐志福	174
宋代四川交通與商貿活動研究	顏 信	184

宋代巴蜀書法述略	王萬洪	194
晚清四川碑派書家包弼臣書法藝術特色及其影響	劉朋樂	202
劉沅一門與都江堰	張通傑	212
民國時期四川省圖書館發展簡論	陳 珊	224
輕拭塵埃看佛光		
——禪宗史上的彭州大隨山	高光俊	231
對一條古驛道的文化勘厘		
——以成渝古驛道為例	成都凸凹	245
懷念繆鍼先生	周九香	256
激流之序曲		
——我的非正常的大學生活	謝桃坊	267
重溫仁者正史，回望樂山鄉愁		
——序羅家祥《二十五史樂山史料集》	王 川	276
四川：百年中國新詩的“半壁江山”	王學東	285
稿 約		293

司馬相如通西夷及其貢獻

楊偉立

司馬相如是漢代最著名的辭賦家，後人稱之為“賦聖”和“辭宗”，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時，他又是一位文字學家，著有《凡將篇》。“其進仕官，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不慕官爵。”^①但是，他曾奉命通西夷，則幹的國家大事，而且幹得很出色，取得顯著成績，為國家的發展，西夷地區的進步，以及民族的融合，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一 相如通西夷的背景

西夷，指漢代的蜀郡西邊和南邊居住的多種少數民族；漢代的巴郡南邊的一些少數民族，叫作南夷：他們的種落之多，大約有數十百種，漢代的史官把他們總稱為西南夷。他們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繁衍若干世代了，到漢朝，司馬遷纔首次對他們的種族名稱、社會狀況、地理位置做出概括的敘述。他說：

西^②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椎結，耕田，有邑聚。

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楪榆，名雋、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

自雋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筰都最大；自筰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驩最大。其俗或土箸，或移徙，在蜀之西。

自冉、驩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

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③

衆多的西南夷人，分布在現在的貴州東部、西南中部、四川西部南部、甘肅南部的廣袤土地上。審上文文意，司馬遷把巴郡南邊，以夜郎族為中心及其周圍的若干民族和部落歸屬南夷，其餘種落，統統劃為西夷。

司馬相如通西夷，並不是包括司馬遷所述的整個西夷，而僅僅是其中的一部分，祇限於邛都、筰都、徙、冉、驩，分布在今西昌、瀘沽、漢源、天全、蘆山、

① 《史記》卷一百一十七《司馬相如傳》。

② 疑衍文。

③ 《史記》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傳》。

邛崍、汶山一線。他們長期與蜀人、漢人為鄰，即漢代人說的：“且夫邛、筰、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①他們世代為鄰，“歷年茲多”，彼此交流融合，取長補短，共同進步。

西夷地區，自公元前 316 年（秦惠文王後 9 年）秦國滅巴蜀以來，政府加強對該地區的經營，取得一定的進展。西漢中葉，雄才大略的漢武帝登上政治舞臺，積極開展對周邊各族的工作，推進了交往及彼此關係的發展。建元四年（前 137 年），閩越圍東甌，建元六年（前 135 年），閩越擊南越。閩越、東甌、南越居住在我國東南部、南部沿海一帶，是古代越人居住的地方。在漢代，那裏很不穩定，尤其是南越隱藏著諸多不穩定的因素。

南越，地處南海，原是秦朝的一個郡——南海郡^②。秦末，“州郡各共興軍聚衆，虎爭天下”^③。秦滅，南海尉趙佗擊并桂林郡、象郡，奄有今廣東、廣西大部及貴州南部，自立為南越武王，儼然是一個據地自雄的地方割據政權。“漢（高祖）十一年（前 196 年），遣陸賈因立佗為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為邊患害。與長沙接境。”^④到惠帝時，趙佗擴張勢力範圍，閩越、西甌、駱都在他的控制之下，“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⑤。呂后時期，漢廷與南越關係有些緊張。文帝朝，雙方關係有所改善。至武帝建元四年，趙佗死，他的孫子繼承王位，南越割據已經 70 年了。漢武帝為了解決長期割據的南越王國，又開始對西南夷的經略，展開空前的通西南夷活動。

二 相如奉命通南夷

建元六年（前 135 年），唐蒙對漢武帝說：從蜀郡，經牂柯江（今北盤江）水道，可直抵南越首府番禺城下。居住在牂柯江的夜郎族有雄兵十萬，可以調發出征南越。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爭取夜郎王歸附漢朝和修築道路。（從僰道達於牂柯江。這條道路叫夜郎道或南夷道。）漢武帝“乃拜蒙為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蜀筰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為犍為郡”^⑥。

元光四、五年（前 131、前 130 年），西夷各族頭人得知南夷歸漢，在那裏建置其郡縣，同時得到豐厚的賞賜，於是，他們紛紛表示：“願為臣妾，請吏，比

①《史記》卷一百一十七載《難蜀父老》。

②南海郡，秦置，治番禹（今廣東廣州市）。

③《史記》卷一百一十三《南越尉佗傳》。

④《史記》卷一百一十三《南越尉佗傳》。

⑤《史記》卷一百一十三《南越尉佗傳》。

⑥《漢書》卷九十五《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 3838 頁。

南夷。”^①這本是漢武帝夢寐所求的，自然樂於儘快將此事完成，他便召問正在朝廷做官的蜀人司馬相如。相如回答道：

邛、筰、冉、驩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爲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置郡縣，愈於南夷。^②

顯然相如是贊成通西夷的，他的認識正合漢武帝的意願。他們君臣既有共識，故能一拍即合。武帝毅然排除干擾，“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③。相如衣錦還鄉，肩負著通西夷的重大使命，踏上前往蜀郡西部的征途。“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歡。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爲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④

儘管漢武帝強烈要求通西南夷，在當時確實必要，漢朝也具備這樣的能力，足以完成這一歷史使命。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認識到。實際上朝廷內，地方上還有一些官吏有不同意見，如史書所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爲用，唯大臣亦以爲然。”^⑤看來反對者的人數不算少，他們的言論頗有影響，對工作的進行會產生阻力。因此，對這些人的意見不可等閒視之。

反對意見的產生也有緣由。問題的出現，還在唐蒙通南夷的時候。

唐蒙通南夷，“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⑥。關於這件事，司馬相如在《喻巴蜀檄》裏說得更清楚：

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鬥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

相如是當事人，他發表的文告所涉及的事情，最爲真實可靠，屬於第一手資料，彌足珍貴。他在文告中首先指出唐蒙通南夷是漢武帝派他“往賓之”，對“爲善者未賞”的南夷首領們以賓客之禮相待，並不是去打仗，爲什麼要用

①《史記》卷一百一十七《司馬相如傳》。

②《史記》卷一百一十七《司馬相如傳》。

③《史記》卷一百一十七《司馬相如傳》。

④《史記》卷一百一十七《司馬相如傳》。

⑤《史記》卷一百一十七《司馬相如傳》。

⑥《史記》卷一百一十七《司馬相如傳》。

軍興法呢？^①那是不應該的。另一方面，被調發的一萬一千人，有吏、卒、民，他們平時過著安定平靜的生活，突然要遠行，所去的是南夷地區。那裏與漢區比，當然各方面的條件都要差些，所以有的人不願幹這件苦差事，甚至用逃亡、戕賊身軀來逃避，唐蒙便用“軍興法誅其渠帥”，因而“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這樣一來，在巴、蜀的官、紳、民中產生了不滿情緒，以致反映到中央朝廷。漢武帝纔派司馬相如前來責備唐蒙，開導巴、蜀地方官紳和老百姓。就在這年裏，唐蒙“略通西^②南夷”，緊接著發動巴、蜀、廣漢三郡的士卒、老百姓共幾萬人修築南夷道。“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億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③元光六年（前129年），反對通西南夷的聲音又甚囂塵上。司馬相如正奉命通西夷，蜀中縉紳士大夫當面向他提出疑問：

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疲）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並，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④

認識上的分歧無疑是存在的，也是正常現象。但是在一定條件下，真理祇有一個。因之，認識上的分歧意見，就有個正確與錯誤的問題。如何對待錯誤意見？相如針對反對者的言論進行了說理教育。

反對者所持理由的最根本之點是：“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這就是說，通西南夷損害了巴蜀人民的利益：對南夷首領賞賜所用的幣帛乃是人民交納的賦稅；通南夷時巴蜀派士卒一千人，轉運糧食物資的一萬人，士兵的調動，徭役的徵發，牽動面相當廣泛，如此便加重巴、蜀、廣漢三郡人民的負擔。故曰：“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相如針對這一點，指出：按照耆舊縉紳們的想法，“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⑤這是固守舊狀一切不動的守舊思想。指出他們沒有遠見，看問題祇看表面，看不到深層，祇看到眼下工作的困難和人民付出的代價，看不到通西南夷的深遠意義。同時進一步指出：祇有聖人賢者纔具有遠見卓識。“世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

^①《漢書》卷十《成帝紀》：陽朔三年夏六月，潁川鐵官徒申屠聖等180人起義，皇帝“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逐捕，以軍興從事，皆伏誅。”顏師古注：“逐捕之事須有發興，皆依軍法。”軍興：軍，士兵。興，調發。軍興，謂調發士兵處理緊急事件。如：“其寇賊卒（猝）來，欲有攻襲；及城屯反叛，若賊有內應，急須兵者，便得調發。若不即調發及不即給與者，准所須人數，並與擅發罪同……”（《唐律疏議》卷十六《擅興》）

^② 疑衍文。

^③《史記》卷一百一十七《司馬相如傳》。

^④《史記》卷一百一十七載《難蜀父老》。

^⑤《史記》卷一百一十七載《難蜀父老》。

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接著相如舉大禹治水為例。當中國出現洪水橫流的時候，人民不能生存，大禹“決流疏河……東歸於海，而天下寧。當斯之時，寧為民哉？（禹）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於茲。”凡事開頭難，常人不理解，擔憂恐懼，事成之後，安享其成。所以說：“非常之原，黎明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漢武帝就是非常之人，“豈特委瑣握齧，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闡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觀”^①。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②這是西周以來就具有的大一統觀。《春秋》公羊家就大講特講這條道理。《春秋公羊傳》開宗明義：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這段話的意思是：一個國家內的所有一切都統一於王。為漢家立法的董仲舒也說道：“《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③對中國周邊的少數民族採取“馳騁乎兼憲並包”政策，由來已久，漢武帝對於北邊的匈奴，西邊的西域各族，東邊的東甌、閩越就是如此！西南夷的情況又是怎樣呢？

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④

漢夷的差異十分明顯，“政教未加，流風猶微”，賢君漢武帝怎麼會讓這種狀態繼續存在！必須迅速改變，乃先後派使團前往工作。“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昭爽暗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征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⑤這就是漢武帝派遣使團通西南夷的目的。司馬相如把通西南夷的意義提升到國家利益的高度，內地與邊區各族人民共同進步的高度，增強了工作信心，頂著輿論壓力，置反對意見於不顧，深入西夷地區，開展工作。

相如通西夷之前，唐蒙已經成功地完成通南夷的任務，積累了成功的經驗。“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相如依法炮製，“因巴、蜀幣物以賂西南^⑥夷。”看來相如的工作進行得很順利，正如他自己說的：“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驍，定笮存邛，略斯榆，舉包蒲，結軌還轅，東向還報，至於蜀都。”^⑦很快就完成了任務，並取得輝煌成績，使團人員勝利地從西夷地區返回成都，大功告成。

①《史記》卷一百一十七載《難蜀父老》。

②《詩·小雅·北山》。

③《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載對策，第2523頁。

④《史記》卷一百一十七載《難蜀父老》。

⑤《史記》卷一百一十七載《難蜀父老》。

⑥“南”字疑衍文。

⑦《史記》卷一百一十七載《難蜀父老》。

三 相如通西夷的貢獻

1. “除邊關，關益斥”

西夷地區，自秦國滅巴、蜀以來，總是關注其發展的。然而當時的行政能力、生產力水準，限制了開發的程度。西漢建立之初，對巴蜀地區的管轄也僅僅限在盆地之內，至於西夷地區，則鞭長莫及。相如通西夷以後，情況頓然改變：

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爲徼。^①

這段話是與漢初的情況相比較說的。本來在西南夷方面，“秦時嘗破，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余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筭馬、僰僮、犧牛，以此巴蜀殷富”^②。漢初情況是這樣，相如通西夷後，昔日的“蜀故徼”已不適應新情況，必須另作規劃，舊邊關要拆除，重建新邊關，新邊關應當向前推進，深入西夷地區，西邊達到沫水（大渡河）、若水（雅礱江），南面直抵牂柯境上。

2. 恢復郡縣建制

秦滅蜀，一方面保留蜀國原有的政治體制，封蜀王之子爲侯（降王爲侯）；另一方面，又建立蜀郡，以張若爲郡守。《華陽國志·蜀志》說：

周赧王元年，秦惠王封子通國爲蜀侯，以陳壯爲相。置巴、[蜀]郡，以張若爲蜀（國）守。^③

秦滅蜀後，既封蜀侯，又置蜀守，相應地建置了一些縣。即相如說的：“邛、筰、冉、駩……異時嘗通爲郡縣矣。”究竟秦（包括戰國時期的秦國和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的秦朝）在西夷地區設置了多少縣？對此，史無明文，現在能查得出來的，祇有渝氏道、青衣道、嚴道、沮（在今甘肅境內）數縣而已。這些縣，“至漢興而罷”。可能漢代把秦時建置的西夷各縣全部都罷廢了。相如通西夷之後，一下子就“置一都尉，十餘縣”^④。

3. 發展交通

相如通西夷，爲該區發展交通做了兩件事：修靈山道和在孫水上架橋。《漢書》說：

通靈山道，橋孫水，以通邛、筰。^⑤

^①《史記》卷一百一十七《司馬相如傳》。

^②《漢書》卷九十五《西南夷南粵朝鮮傳》，第3838頁。

^③“蜀”原脫，“國”衍文。從任乃強先生說，參見《華陽國志校補圖註》。

^④《史記》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傳》。

^⑤《漢書》卷五十七《司馬相如傳》。

靈山道，是一條新開闢的交通線。從現在的蘆山縣的靈關開始，向其西面延伸，通往沫水、若水。由於自然條件險惡、施工技術低下，以及財力、政治諸原因，這條新闢道路祇開了個頭，不久便擱置下來，以後再也沒有興工修築，故再也看不到提說它的文字了。^①

孫水，今名安寧河。“橋孫水”，即在安寧河上架橋，通達西昌，自然比以前便利多了。

4. 改善西夷下層人民的處境

在通西夷以前，西夷某些族或部落內部尚保存著落後的制度，相如在《難蜀父老》中揭示說：

……父兄不辜，幼孤爲奴虜，係累號泣。（受害者）內向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渾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

漢朝本已進入封建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比西夷各族先進，所以他們“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此次改變原有的政治體制，相應地限制了舊頭人的權力，對遏制奴隸制起了一定的作用。

5. 為漢武帝第二次通西夷及在西南夷地區普遍置郡打下了基礎

鑿空西域的張騫，於元狩元年（西元前 122 年）對漢武帝說，他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一帶）看見蜀布、邛竹杖。這些東西都是蜀地的特產，由蜀地商人販賣到身毒（今印度），再由大夏商人轉賣到大夏。又聽說，身毒在邛都（治今西昌）西二千里。於是漢武帝興發從邛都方面尋找身毒的念頭，乃命王然于等十餘人分四道出發，尋找身毒。五道，即從駢、冉、徙、邛、僰人所住之地向外尋找身毒的五路人馬。^②這四道中祇有一道在南夷地區內，其餘三道都在西夷範圍之內，正表明相如通西夷的工作細緻深入，博得西夷各族的信服，為設置一都尉十余縣，建立起郡縣制度，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經過艱巨的工作，於元鼎六年（西元前 111 年），在以夜郎族為中心（今貴州東部）的南夷地區設置牂柯郡；在邛人住地（今西昌一帶）設置越嶲郡；在筰都人住地設置沈黎郡；在冉、駢人住地設置汶山郡；在白馬人住地設置武都郡（在今甘肅境內）。

這樣一來，內地與邊地、漢人與少數民族的聯繫更臻密切了，為發展多民族的統一的中國奠定了基礎。前人的這些活動，歷來為史學家們所重視。如班固說：

^① 說詳拙稿《漢靈關道辯證》，載《文博》1994 年第 2 期。

^②《史記》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傳》：“……乃命張騫因蜀、犍為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駢，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

“（通）西南夷發於唐蒙、司馬相如……遭世富盛，動能成功。”^①司馬貞說：“及置郡縣，萬世推功。”^②這些話充分肯定了相如通西夷的成功與貢獻。他的功勞光耀史冊。千齡兮萬代，共進兮發揚。當今的巴蜀兒女，踏著前人的足跡，再創輝煌，將巴蜀地區的發展推向歷史的高峰。

作者單位：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①《漢書》卷九十五《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3868頁。

②《史記》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傳》。

諸葛亮史事考辨

——以《三國志》和《魏略》為中心

王懷成

陳壽，生於蜀漢章武三年（233），劉備駕崩白帝城，後主時任東觀秘書郎。蜀漢景耀六年（263），為征西將軍，一路南下，攻取廣漢，後主劉禪請降，蜀國滅亡。魏咸熙二年（265），曹奂禪位給司馬炎，為晉武帝。晉統一北方後，陳壽任著作郎，兼領巴西郡中正，曾出補平陽侯相，官至治書侍御史，元康七年（297）死於洛陽。《三國志》記載的歷史止於咸寧六年（280）西晉滅吳。

魚豢，生卒年不詳，三國時為曹魏郎中，生活在魏晉之交。據《三國志·魏書四·三少帝紀》注引《魏略》記有嘉平六年（254）農曆九月司馬師廢齊王曹芳及郭太后議立高貴鄉公事甚詳，則知《魏略》記事止於三少帝時。

《魏略》早於《三國志》，也可以說，魚豢的《魏略》是當代史，陳壽的《三國志》則是前代史。二者都覆蓋了魏與蜀交戰的主要時段的史實。以諸葛亮為例，二者記載同一事件時，往往顯示出截然相反的評價標準。

一 諸葛亮形象的對立

第一，躬耕隴畝。陳壽描繪諸葛亮的外表時有一段膾炙人口的文字：“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于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①從其身材、愛好、志向等方面，簡略勾畫出此人不凡的才華和氣度，又通過旁人崔州平（崔鈞）、徐元直（徐庶）等人的交往和側評，顯示出陳壽對諸葛亮人品和才略的肯定。

而對於徐庶等與諸葛亮交往的故事，魚豢《魏略》記載更詳：“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潁川石（韜）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遊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邪！’”^②魚豢與陳壽所載諸葛亮事迹，基本史實較為接近，可以判斷是對同一事件的不同敘述。然魚豢所敘“三人務於精

① [晉]陳壽：《三國志》卷三十五《蜀書·諸葛亮傳》，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911頁。

② [晉]陳壽：《三國志》卷三十五《蜀書·諸葛亮傳》，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911-912頁。

熟，而亮獨觀其大略”之語，與司馬遷《史記》載項羽之學相類，不無暗示志大才疏之意。又所謂“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云云，則顯為諸葛亮凡人世俗甚至有些庸俗的一面，此暗示魚豢對諸葛亮的不以為然。

《魏略》記載徐庶之主要事迹時，突出其少好任俠擊劍，闖禍殺人，後折節學問，不為人重的一面，也講述其終能聽習經業，義理精熟，結交石韜、諸葛亮等，成就功名之由。然述及荊州內附，孔明與劉備相隨去：“福（徐庶）與韜（石廣元）俱來北。至黃初中，韜仕歷郡守、典農校尉，福至右中郎將御史中丞。逮大和中，諸葛亮出隴右，聞元直、廣元仕財如此。歎曰：‘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用見乎？’庶後數年兵卒，有碑在彭城，今猶存焉。”^①魚豢所記，絕口不提徐庶歸曹之原因，末又以諸葛亮之歎，來暗示徐庶之才在諸葛亮眼中為高，在曹操眼中則不過能堪右中郎將御史中丞之職而已。“仕、財如此”，顯然是再次暗示諸葛亮的俗氣，認為他在乎的是升官發財，與前文一致。故裴松之注云：

《魏略》此言，謂諸葛亮為公威計者可也，若謂兼為己言，可謂未達其心矣。老氏稱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凡在賢達之流，固必兼而有焉。以諸葛亮之鑒識，豈不能自審其分乎？夫其高吟俟時，情見乎言，志氣所存，既已定於其始矣。若使游步中華，騁其龍光，豈夫多士所能沈翳哉！委質魏氏，展其器能，誠非陳（群）長文、司馬（懿）仲達所能頽頏，而況於餘哉！苟不患功業不就，道之不行，雖志恢宇宙而終不北向者，蓋以權御已移，漢祚將傾，方將翊贊宗傑，以興微繼絕克復為己任故也。豈其區區利在邊鄙而已乎！此相如所謂“鯤鵬已翔於遼廓，而羅者猶視於藪澤”者矣。公威名建，在魏亦貴達。^②

顯然，從魚豢對諸葛亮與石韜等三人大談人生理想的記載中，可見他們四人中，另三人對遊學頗為精熟，唯諸葛亮心不在焉，僅夢想著和算計著做官。而裴松之對此大為不滿，認為魚豢所記，未達其心，諸葛亮的志向是“鯤鵬已翔於遼廓”，而魚豢等人的眼光還在藪澤。這明確表達了裴松之對諸葛亮的極高評價，以及對魚豢這樣的史家的批評。

第二，三顧茅廬。劉備三顧茅廬的故事，流傳已千百年，歷來演義家也對此津津樂道，不吝筆墨。此事的源頭更為直接地取材於陳壽《三國志》。《三國志》云：“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③明確記載了徐庶舉薦諸葛亮，劉備采納徐庶建議，三訪諸葛亮之事，此為令中國古往今來的士人

① [晉]陳壽：《三國志》卷三十五《蜀書·諸葛亮傳》，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914頁。

② [晉]陳壽：《三國志》卷三十五《蜀書·諸葛亮傳》，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912頁。

③ [晉]陳壽：《三國志》卷三十五《蜀書·諸葛亮傳》，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912頁。